大瑶山七十年变迁

徐平摇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阴）数据
摇大瑶山七十年变迁 辕徐平等著 郾—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圆圆圆圆圆
摇阴月晕苑 愿元愿 圆贝 愿

摇Ⅰ郾大 圆圆摇Ⅱ郾徐 圆圆摇Ⅲ郾山区 原社会调查 原广西藏
Ⅳ郾郧苑圆苑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阴数据核字（圆圆圆 第 员苑圆缘号

大瑶山七十年变迁

作摇摇者摇徐摇平摇等
责任编辑摇一摇丁
封面设计摇布拉格
出 版 者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圆苑号摇邮编：员圆圆员
电话：远原圆缘（发行部）摇传真：远怨圆缘员（发行部）
远怨圆缘愿（总编室） 远怨圆缘苑（办公室）
发 行 者摇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摇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摇愿圆伊员圆圆（毫米） 摇员辕圆摇印张：员圆圆缘
字摇摇数摇圆圆圆千字
版摇摇次摇圆圆圆年 员圆月第 员版摇圆圆圆年 员圆月第 员次印刷
书摇摇号摇阴月晕苑 愿元愿 圆贝 愿辕阅·猿圆
定摇摇价摇圆圆圆圆元

摇摇版权所有摇翻印必究

前摇摇言

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以一死一伤而结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怀着“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宏大志向，克服后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勇闯当时的“蛮荒”之地，试图开拓一条学术报国的道路。大瑶山调查不仅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他不平凡的学术成就，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2015年是费孝通和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在是年的5月24日逝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受费孝通先生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的委托，带领我的妻子和学生重上大瑶山追踪调查。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我来完成，我要感谢先生家人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这是我作为费孝通弟子的光荣，更是我和费孝通先生的缘分。因为我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就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

那一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阴冷的地下教室里，费先生穿着黑色的棉袄，戴着厚重的眼镜，说着不紧不慢的“吴语”普通话。刚开始时几乎听不懂他带有浓厚乡音的话，好不容易听懂话了，又觉得漫无边际，摸不着他在讲什么内容。直到最后先生简短的结束语，才将整篇内容穿成一个美丽的项链，让我对先生的学问和才华都敬佩不已。正是这篇“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引导我认识了费孝通，也促使我走上了追随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说，大瑶山也是我的学术起点。

我于 [illegible] 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费孝通先生攻读社会学“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也是他培养的唯一的“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此受到先生的言传身教。我一直努力领会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思想，也认真实践先生倡导的“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如果从 [illegible] 年的大学毕业调查算起，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调查研究经历，尤其是从北大博士毕业后，几乎每年都要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做调查。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上午 [illegible] 时左右，我接到张荣华先生的电话，说老先生可能不行了。我和妻子立即赶到北京医院，在医生允许探望后，和师弟王延中一起小心翼翼地走到先生的病床边。我俯下身体轻声说道：先生，我们来看你了，你要挺住！先生的眼睛不断眨动，眼角浸出了泪水，接着是剧烈的身体抽搐，他的女儿费宗惠心疼地抱住他的头，让我们不忍目睹，我知道先生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已经说不出来了，当晚就接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参加了先生葬礼的全部过程，尤其是作为唯一一位非血亲关系的人，我亲历了先生在人世间的最后告别仪式，又陪同两位工作人员和一位保卫干部收捡先生的骨灰。在先生的骨灰中，还残留着几颗抓钉状的东西，我想这可能是大瑶山带给费孝通的终身纪念。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的心都在颤抖。

回顾费孝通先生当年带研究生的方式，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地调查研究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曾经说道：“学术是细致的脑力劳动，有如高级的手艺，只是观摩艺术成品是不容易把手艺学会的。所以我采取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illegible]的方法来培养新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云南“魁阁”就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李有义等优秀学生，对我们这些改革开放以后加入的小字辈也不例外。当年我尚未正式入学，就得以

和他一起到内蒙古考察，以后又跟随先生去了许多地方，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

我现在也试图学习先生的方法来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和优良学风。从 [illegible] 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以来，就引导学生重点学习费孝通先生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代表性著作，将它们列为社会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贯穿在我开设的《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名著选读》、《发展社会学》等课程里。在学生们拥有一定的专业修养和学术积累之后，就努力引导他们进入田野调查的大课堂，在实地调查研究中提高他们的能力。

我们是在 [illegible] 年暑假开展第一次大瑶山追踪调查。一行五人先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调研，然后沿着洪灾后崎岖的山路直奔大瑶山深处的六巷乡，首先拜谒了王同惠纪念亭，对这位献身学术的杰出先驱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遍访了六巷村的每一户人家，逐户填写调查问卷，了解当年与费、王关系密切的人和事，重点访谈了村中的老人和干部，与县、乡、村各级领导展开座谈。还冒着水灾后公路塌方的危险，租了几辆摩托车到费、王大瑶山调查最后一站的上、下古陈村进行了访问。

[illegible] 年元月，费宗惠和张荣华夫妇亲自率领我们第二次到大瑶山调查。他们先向金秀瑶族博物馆捐赠了费老的纪念品，接着带病坚持去到六巷乡，一路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当年房东的孙女，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久久拉着费宗惠的手哭泣拥抱的场面，让所有的人为之动容。费宗惠、张荣华夫妇向王同惠纪念亭献花，参观了当年费孝通、王同惠的旧居，走访了六巷、下古陈村房东的后人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逐一赠送了礼物，还向六巷和下古陈等村捐赠了现金。

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调查，起初是计划对大瑶山的五个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族支系进行对比研究，可惜因为意外而不得不半途中止。改革开放以后费老又四上大瑶山，引发了他更多的思考，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构想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他一直认为大瑶山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央民族学院的胡起旺先生和广西民族学院范宏贵先生选择了一个盘瑶村寨展开调查，于 [illegible]年出版了《盘村瑶族》一书，但仍旧没有完成对五个支系都进行调查的设想。因而，在第一次对六巷花篮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二次大瑶山之行，就决定对五个支系同时展开调查研究。

在第二次调查开始之前，我和承担这次调研任务的九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组织他们收集和阅读了相关文字材料，总结第一次调研的经验，修改和充实了调查问卷。在大瑶山的集体活动结束后，给每人配备了一套被子床单，要求他们住进所调查村庄的村民家里，做到同吃同住，尽可能参加劳动，真正贴近当地人民的生活。费宗惠、张荣华夫妇也对他们进行了鼓励，并亲自送到各自的调查村庄。当我们的车离开时，学生们眼里充满迷茫和无助，好几位女同学忍不住当场流泪。我在大瑶山的老百姓眼里，据说也留下了狠心老师的恶名。

学生们终于都坚持了下来，也都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调研任务。他们在当地整整住了四十来天，和瑶族同胞共同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春节，每个人都长大了很多，也自信了很多。开学后在我开设的《发展社会学》课堂上，我们又围绕大瑶山调查进行讨论，每个人都报告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心得，互相启发和补充，甚至是批评和争论，这也是费老传承下来的“席明纳”式的教学方法。我先鼓励学生们发表了一批大瑶山调查的文章，再根据分工进入各自的调查报告写作，最后才汇集成今天这本调研成果。

本书由我撰写第一章，作为全书的导读，目的是让读者对大

瑶山与费孝通的关系，有一个全景性的了解。七十年前费孝通和王同惠，主要对六巷村的花篮瑶进行了调查，出版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六巷村当然也就成为我们调研的重点。在两次调查的基础上，由杨春霞沿袭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对六巷村花篮瑶的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变迁进行了总结，构成了第二章的内容；由田丽霞针对六巷村的经济发展写作了第三章的内容；由谷家荣和姜韦珏承担了六巷乡下古陈村坳瑶的调查和写作，构成第四章的内容；由闫力和李凤想承担了六巷乡帮家村山子瑶的调查和写作，构成第五章的内容；由马恩瑜和张巍承担了位于金秀镇六段村茶山瑶的调查和写作，构成第六章的内容；由李海峰独自奔赴三角乡的盘瑶村寨郎旁，在当年胡起旺和范宏贵的《盘村瑶族》基础上，开展追踪调查，完成了第七章的内容。根据五个村庄的问卷调查材料，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包路芳博士进行定量研究分析，构成第八章的内容，也作为本书的一个总结。

在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成果基础上，由我们来接续七十年来的变迁，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不免会有贻笑大方的顾虑。作为费孝通的学生，我只能以责无旁贷的责任心来做好这件事，更何况除了调查研究的接续外，更有学术上薪火相承的意义。我一直鼓励学生们的信心，从宏观上给以指导，放手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进行写作，不要求统一的格式，最后由我进行统稿和修改。九名学生中，有四位是研一学生，三位是研二的学生，两位是博一的学生，学术功力上自然还有些欠缺，但他们团结协作、尽心尽力，我对他们的努力是满意的。我同时要兼顾其他几本书的出版，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在身，再加之出版时间紧迫，这本书必然会存在一些遗憾的地方，敬请读者原谅并给予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费宗惠、张荣华夫妇的支持和鼓励，是他们拿出费孝通先生的稿费作为两次大瑶山调查的经费，才使得这次

追踪调查顺利进行。感谢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黄振江、欧锋、梁爱华、赖春正、郭业山、肖茂兴、赵文强、赵东渐、刘桂平，还有胡起旺、苏德富、刘玉莲以及许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人，感谢大瑶山淳朴善良的瑶族同胞，特别是我们麻烦过的房东们。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对本书出版给予的资助，也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勤工作。

徐摇平

[illegible]年 愿月 [illegible]日于北京大有庄

目摇摇录

第一章摇大瑶山与费孝通 …… (员
摇第一节摇圣堂山下盟摇多经暴雷雨 …… (圆
摇第二节摇类型加比较摇行行重行行 …… (怨
摇第三节摇多元一体摇共同繁荣 …… (员苑
摇第四节摇文化自觉摇和而不同 …… (圆苑
第二章摇六巷花篮瑶社会变迁 …… (猿缘
摇第一节摇花篮瑶婚姻的变迁 …… (猿苑
摇第二节摇花篮瑶家庭的变迁 …… (缘源
摇第三节摇花篮瑶社会组织的变迁 …… (远苑
第三章摇六巷花篮瑶的经济变迁 …… (怨怨
摇第一节摇传统生产方式的变迁 …… (怨怨
摇第二节摇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 …… (愿苑
摇第三节摇打工经济与商贸发展 …… (怨怨
摇第四节摇家庭收入和消费结构 …… (员员园
摇第五节摇六巷经济发展的思考 …… (员员源
第四章摇坳瑶村寨下古陈 …… (员员愿
摇第一节摇坳瑶的经济特征及其变迁 …… (员员愿
摇第二节摇逝去的瑶王 …… (员源怨
摇第三节摇坳瑶精神文化的构成和变化 …… (员缘缘
摇第四节摇婚丧制度及其变迁 …… (员远源
摇第五节摇迈向新生活 …… (员苑圆
第五章摇大山深处的帮家山子瑶 …… (员怨怨

瑶第一节瑶山子瑶的经济生活 …… (1)
瑶第二节瑶山子瑶的社会生活 …… (2)
瑶第三节瑶山子瑶的风俗习惯 …… (3)
瑶第四节瑶山子瑶的婚姻家庭及其变迁 …… (3)
第六章瑶六段村的茶山瑶 …… (4)
瑶第一节瑶民俗文化的变迁 …… (4)
瑶第二节瑶社会制度的变迁 …… (5)
瑶第三节瑶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 …… (6)
第七章瑶盘村瑶族的追踪调查 …… (6)
瑶第一节瑶盘村瑶族概况 …… (6)
瑶第二节瑶生计方式的变迁 …… (7)
瑶第三节瑶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 …… (8)
瑶第四节瑶社会文化的变迁 …… (9)
第八章瑶大瑶山瑶族社会的定量研究 …… (9)
瑶第一节瑶瑶族的家庭结构 …… (9)
瑶第二节瑶瑶族的婚姻 …… (9)
瑶第三节瑶瑶族的子女教育 …… (9)
瑶第四节瑶政治参与和宗教信仰 …… (9)
瑶第五节瑶瑶族的经济生活 …… (9)
瑶第六节瑶瑶族生活的满意度 …… (9)

参考文献 …… (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摇大瑶山与费孝通

七十年前的秋天，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不远千里前往遥远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都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故事。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对这对“能说能做”、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他们是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进入大瑶山，一路走村过寨，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①。

然而，当他们完成花篮瑶的调查后，[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在从坳瑶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吴文藻先生痛心疾首地写道：“我们正在北平盼望他们工作圆满成功回来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不幸的消息，使我精神上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不但不知道所以慰孝通，也不知所以自慰。我们这些幼稚的子民，正在努力的从各个方面来救护这衰颓的祖国，这一支从社会人类学阵线上出发的生力军，刚刚临阵，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为工作灰心，为祖国绝望？”②

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一个“打不醒的噩

---

①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吴文藻先生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illegible] 年，第 [illegible] 页。

②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吴文藻先生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illegible] 年，第 [illegible] 页。

梦”。几乎可以说，大瑶山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九十高龄以后，还一直惦记着重上大瑶山。王同惠的神圣牺牲，促使费孝通毕生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而奋斗不息。大瑶山调查，形成了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取向；也使他与中国少数民族结下了终身的缘分，费孝通先后五上大瑶山，也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对我国的民族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他学术思想和人生经历的结晶，同样与最早的大瑶山调查有关。

第一节摇圣堂山下盟摇多经暴雷雨

圣堂山是广西第五高峰，海拔 员怨怨怨米，是大瑶山中的第一高山。当年费孝通和王同惠的主要调查地，就是围绕圣堂山周围的村寨展开。圣堂山下的学术和爱情，始终贯穿在费孝通以后七十年人生，一直在老人心中萦绕。费老 员怨愿愿年五上瑶山时，于员员月 员远日拜谒王同惠纪念亭后写道：“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雷雨。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九洲将历遍，肺腑赤心驱。彼岸自绰约，尘世惟蚁聚。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白鹤展翼处，落日偎远墟。”① 反映出费老对王同惠终身的怀念和牵挂。

费老所说的“圣堂山下盟”，显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儿女情长，海誓山盟。在对王同惠深深的爱情和思念以至疚歉上，费孝通在 员怨远远年 缘月为王同惠所立的墓碑上，有着更加充分的表达：“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

① 费孝通：《费孝通诗存》，群言出版社，员怨怨怨年，第 远源页。



在王同惠纪念亭前，费宗惠、张荣华夫妇与师生合影，
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

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响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踏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搜遍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一句“萦回梦祈”，一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再加一句“速召我来”，我们已经无法用其他的语言来形容和表达费孝通伤痛的心情。

据费老自己的回忆，当他得知王同惠牺牲的消息后，怀着绝

望的心情，将带去的药品，包括消毒水都全部吞下，只求与王同惠同路，但求死不得。我们在大瑶山下古陈村访问村民时，他们也谈到当时村里最担心的就是费会寻短见，是否将噩耗告诉他很用了一番心思。果然在费见到王的遗体时，他挣脱搀扶的人决意将头摔向放遗体的大石头，幸好村民早有防备，以后每天都派专人守护着他。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里也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

当费孝通从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站起来之后，他意识到"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所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这一点决不足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稍轻自己的罪孽罢了。"①

吴文藻先生赞叹道："孝通真镇定，真勇敢，他在给我的信末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责，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这几句话何等沉痛，何等正大，又何等理智？读信至此，使我忍不住流下了悲哀钦佩的热泪。"②

费、王谈恋爱时，费孝通已经在清华大学跟史禄国念人类学的硕士研究生，王同惠则在相距不远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三年

①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illegible]年，第[illegible]页。

②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吴文藻先生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illegible]年，第[illegible]页。

级，他们通过探讨学术，共同译书不断加深感情，在清华和燕大之间来往穿梭。两座校园、宿舍、实验室以及周围的圆明园、颐和园，都留下了他们美好的记忆。费孝通说：“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① 到广西做特种民族的调查，使他们决定迅速结婚，在师友们的衷心祝福下，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踏上了改变命运的旅途。



在下古陈村调查费孝通、王同惠当年的事迹

但是，费、王的恋爱和结婚，比人们通常理解的罗曼蒂克要

① 《费孝通人物随笔》“青春作伴好还乡”，群言出版社，[illegible]年，第[illegible]页。

深刻得多。“圣堂山下盟”，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情。费孝通在为王同惠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作序时，深情地回忆了他们恋爱的经过和感觉：“这段姻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说得之偶然。因为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以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当然这并不是说两个书呆子碰了头，没有男女之情。如果连这点基本的人情都没有，那就成了图书馆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同伴了。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①

其实，这条牵着他们、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的线，不仅是求知上的共同追求，本质上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相传的社会责任感。当年费孝通从东吴大学转学燕京大学时，看似无意地从医预科转到了社会学专业，绝不仅是当时系主任许士廉的口才和吴文藻等杰出老师的人格魅力，骨子里费孝通一直在找寻救国之路，想从医治个人的痛苦升华为医治社会的疾病，让中华民族尽快地强大起来。

这是一代有志青年的抱负，王同惠也是这么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老师吴文藻对她向来赞誉有加：“二十四年八月，她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成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中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的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果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再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

①《费孝通人物随笔》“青春作伴好还乡”，群言出版社，[illegible]年，第[illegible]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